



编辑:周逸平
组版:吴丹丹

“咯噔”之间

◆陈昱昱

我老家在山东,大学毕业后来姜堰工作,现已在此成家生子。

又是一年冬春交替时,下班骑车回家路过好润多超市旁边的路口,看到沿路推车的小贩,听到喇叭里老奶奶的叫卖草莓声,倏忽之间,仿佛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乡愁伴随着冬的寒和春的鲜油然而生,心里同时“咯噔”一下问自己:这到底是思“远”之乡愁还是亲“近”之柔情?

是呀,来姜堰已是七年有余,仍记得第一年下乡工作,在白米看到一轮巨大的红彤彤的落日下到地平线时很是惊讶——竟然有那样大那样红的落日,这是平原地区专属的日常壮观。还有高大壮实的榕树,绿绒绒的巨伞一般的树冠比摇曳的梧桐带给我的印象更深。

正所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工作无疑是了解和融入一个地方的最佳路

径。七年间,我从事过的最有趣的工作莫过于编撰姜堰地名录。我到姜堰的第二年,正好全省校编地名录,刚到区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的我光荣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一开始我颇有抗拒,主要是心里没底,我一个外地人,怎么可能做好这项对地方性知识要求较高并且枯燥无味的工作?

然而当我硬着头皮开始做了,竟然从文字的罅隙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每一个地名都是一块小小的文化化石,都有它所对应的姜堰这方水土的人文故事。比如“罗塘”二字,它是因为水文状况而得名,“其水西来至湾口,一向东,一向北,相触回旋为罗纹而成塘,故古又名罗塘”。而“蒋垛”二字则承载着历史变迁,南宋抗金英雄岳飞部将“蒋都督”屯兵于此地,故名蒋督镇。这里元末被大水淹没,明永乐年间有移民居此

小垛,后来依附旧名之谐音而称为“蒋垛镇”。再比如“河横”村一名的由来:一说是这里一百多年前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这条南入江北入海的河流中间有一道长满野草的土埂,人们因此把这里称为“河家埂”,由于“埂”和“横”两字的读音相近,久而久之就念成了“河家横”,后来又省掉了中间的“家”字;另一说是因为东、西姜溱河横亘在村庄前面而得名“河横”。那一段时间我对姜堰有了很多的了解,也懂得了很多。

我一直认为,一见钟情极少,而日久生情才是定律。来姜堰之后,由于转战不同条线,我结识了不少师长良友,对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脉和时代新韵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切,它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是已经成为我的家乡。由此看来,“咯噔”之间,我既有思“远”之乡愁,又有亲“近”之柔情。

词曲三首

◆姜近芳

少年游·家乡小河 (新韵)

村头伫立小河旁,
烟笼柳丝扬。
鹅鸭嘎闹,
鱼嬉苇草,
风送稻花香。

绿水绕郭春潮涌,
载梦奔前航。
童年欢愉,
故园恩爱,
留在我心房。

醉乡春·丝瓜 (新韵)

绿叶灿花藤架,
澄碧棒槌溜挂。
病害犯,

奈予何?
炎日曝灼添飒。

栅畔院前坡下,
种上一丛自假。
煮烧炒,
润甜滑,
艳阳桂月足潇洒。

山坡羊·稻花 (通韵)

穗花漫漫,
清香淡淡,
野蛙同把高歌赞。
蕊多鲜,
谷多妍。
颗颗稻米生灵饭,
寸寸芳心明月谱。
她,功绩罕。
她,微笑展。

三个人的同学聚会

◆徐佩兰

王同学是我在老家蒋垛中学读书时的初中同窗,毕业后我们一直未见过面,最近他看到了我在《姜堰日报》上刊登的几篇短文,于是通过编辑老师了解到我的信息,并且几经辗转找到了我。为了庆祝这桩难得的人生喜事,于是我组织了一次聚会,邀请在姜堰的初中同学参加。虽然聚会的规模不大,但是引发了我许多联想。

参加这次聚会的初中同学很少,连我在内也只有3个人,其余的都是为我们助兴的家人和朋友。

我原先知道的住在姜堰的初中同学只有6个人,加上刚刚联系上的王同学也才7个人。我耳朵不好,只好由儿子代为联系他们,虽然聚会之前联系了多次,但是最终只有3个人参加,有的因为

体力不支而婉拒,有的始终联系不上,有的已经作古。不得不承认我们都老了,我90岁,王同学87岁,当年班上最年轻最聪明的秦同学也已经85岁,真的是“姐已不再是当年的姐,弟也不再是当年的弟”。

我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因此对同学聚会很期待。闲暇时,我经常回忆学生时代同学之间互敬互爱、互帮互学的难忘时光,总觉得当年的师生情、同学情是最纯洁、最真诚、最无私、最恒久的。每次听到同学聚会的消息我都是积极报名参加,我退休之后初中和卫校的同学聚会了十多次,只是因为骨折缺席了一次。

我初中毕业之后进入兴化卫校学习,卫校的老师 and 同学大部分家住兴化,少部分家住扬州,家住姜堰的只

有我一个,因此每次同学聚会都安排在兴化。每次同学聚会我都是早早乘车赶过去。兴化卫校的同学聚会很有特点。一是聚会很规范。有聚会名称,叫“师生联谊会”;有筹备小组,成员为3-5人;有间隔周期,一般是4年一聚;有召集的人,召集人负责通知各地的师生。二是聚会人数多。参加聚会的是1959届、1960届、1961届三个班的全体师生。三是聚会开支AA制,老师免费。筹备组向参加聚会的同学每人收款100-200元,刨去一切开支后若有结余就组织合影或在兴化城内游览。最近一次聚会是在去年11月16日,由于我们的年纪都大了,人数明显减少,有的同学随子女远去他乡,有的同学联系不上,有的同学因为年老体弱不愿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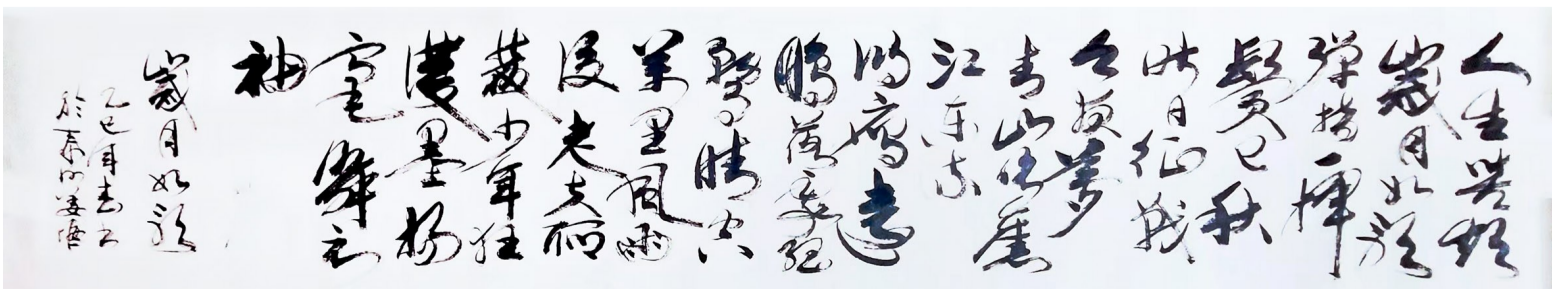
出,有的同学失能或失聪了。1959届只来了3人,1960届来了12人,1961届来了14人,总共只有29个同学参加,还有3个同学是在家人的陪护下参加的,没有一位老师参加,这次聚会的规模可算是最小的了。

3个人的初中同学聚会虽然很难得,但是因为我的听力大幅度下降,交谈起来很费劲,因此大家的话语较少。事实上我们的声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洪亮,我们的身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挺拔,我的脸上的皱纹已经日渐加深,我们原来的满头乌发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染成了白色。我们谈话的内容也变了,完全不像以前的同学聚会,那时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一见面就回忆当年的年轻貌美、朝气蓬勃以及后来的工作业绩、人生追求,谈论师生、同学之间发生的若干趣事。也不像刚退休时的同学聚会,因为大家身上还留有青春的活力,所

以还喜欢评论时事,抒发人生见解,交流学习情况、兴趣爱好、养生心得和家庭状况。这次聚会用餐,大家也不像过去那样频频举杯和互祝安康,话少了,反应慢了,不怎么喝酒了,但是没有变化的是真挚的同学情,大家依然很愉悦,依然惦记对方,大家都庆幸能够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庆幸能够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庆幸能够活在蒸蒸日上的当下。

我的初中同学毕业之后,有的考取了中专,有的继续上高中,有的定居外地。近几年的聚会都是安排在外地同学回家探亲期间,谁抢先得到了信息就牵头组织一次聚会,邀请能够通知到的同学参加。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仍然盼望初中同学的下一次聚会,哪怕还是只有3个人抑或两个人,因为一段同窗的经历就是一生无法割舍的珍贵情缘。



岁月如歌 (书法)
毛恒铸